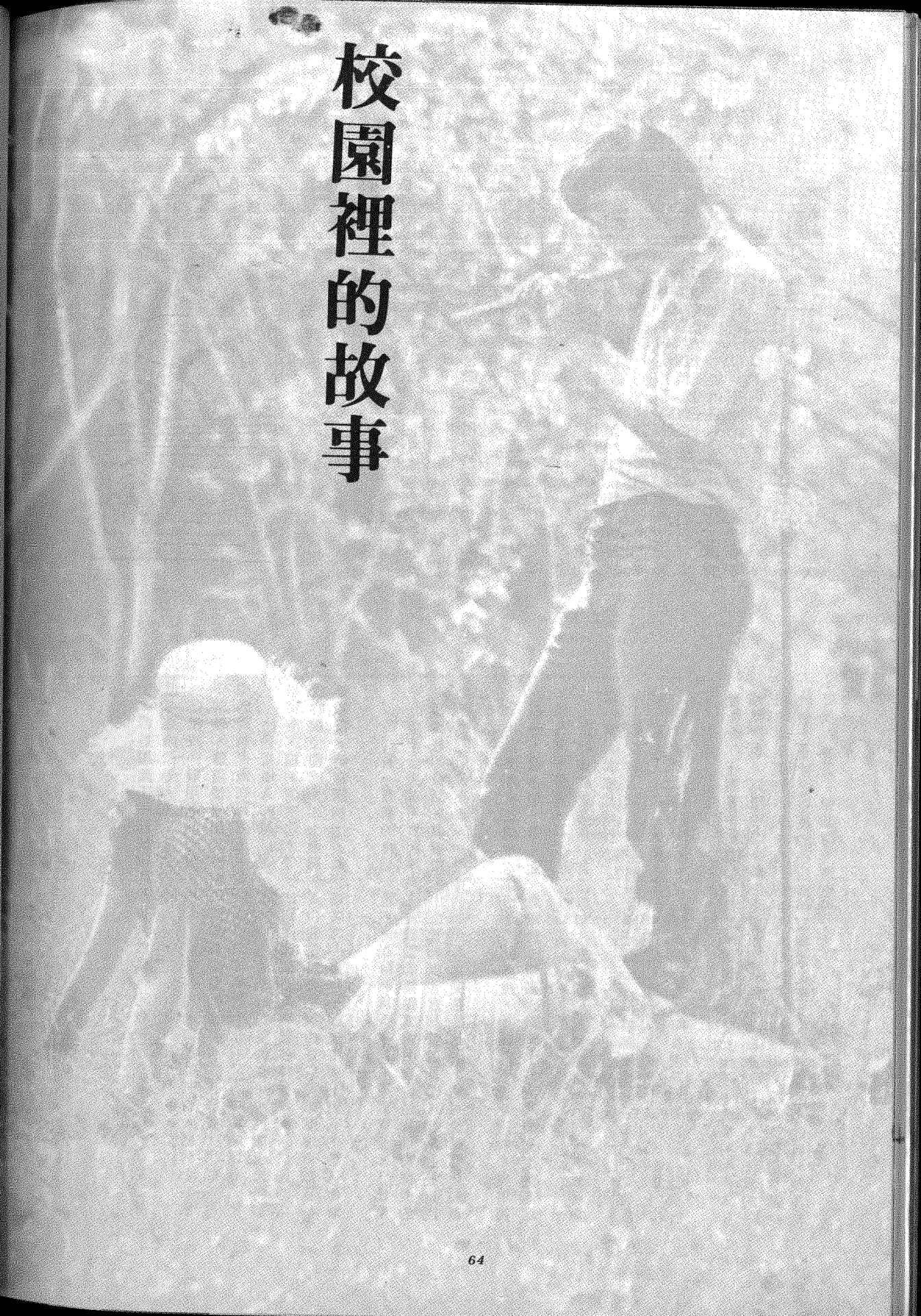


端坐著，眼瞟著前方的黑板，無端的又想起了他。「他」，一付高挑的身材，一張英挺帶著稚氣的臉，眉宇間卻透著一股不羈的氣質，走起路來却又是全然毫不在乎的神情。對他一直是不甚瞭解、好奇加上迷惑，誰知却絆住了所有的心思。曾經告訴過自己，這份執著只屬於懂懂的我，絕不旁落。我年輕的心，本就不該承受這許多的思念啊！

一年前認識他的，印象中只依稀有此人。還記得，真正接觸的那一天，喔！也是那對若有似無的眼神。是如何開始的？是怎麼發生的？為何心中起了異樣的感覺？已經都不記得了，只記得當他和我說話時，我的血流加速、手足無措、腦中只有一片昏亂，自己也不知說了什麼。從那一天起，他的身影成了特殊的、令人心跳、令人快樂的，於是我為他種了一株小花苗，放在我的窗下，甲魚會不解的問我，為何要種它，我道：「我種下希望，只願希望能開花。」

台上，系老闆捧著那本「聖經」，像是衝鋒陷陣似的，不顧死活的往下唸，傳過耳際的聲浪，却像午後遠處的悶雷，催人欲睡，又是一陣不可抵擋的無聊、悶慌的可以。頭一偏，就在對面的實驗室中，正好瞧見那只熟悉的身影，那付搶眼的神情，怎就一時竟不能自己。忽的，他猛一

校園裡的故事



抬頭，糟！又是那對眼神，我像個偷糖吃被發現的小孩，羞得不知如何，慌張的收拾那心中久馳的野馬。驚魂甫定，甲魚傳過來一張紙條：「什斗，小孩子想什麼？莫非長大了！」三個死黨全轉過頭來，全一個表情！不懷好意的笑著，趕忙回報給她們每人一個鬼臉，道聲：「見鬼！」又是一陣竊笑。喔！她們又如何知道此刻心不由己的感覺呢？

走出教室，外面的陽光亮麗而耀眼，和煦的令人不忍輕易的浪費它，舒服的像他天真的笑臉。疑！怎又想起他來了！太不公平了，爲什麼要把所有的關切全放在他身上，我只要自由的過自己想過的日子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再不要每天牽掛著他、念著他，想看見他又怕看見他。對！從今以後再也不要把所有心思浪費在他身上，我不要再任何人來攪亂我的天地，我有太多事要注意，窗前那株小花苗不知開了沒有，不覺心中歉然，太久沒去看望了，從今以後不再理會他的一切了。打定

主意，不覺脚下都輕鬆多了，哼著愛唱的歌，好像以前的我又回來了。

走出校門，完了！一眼就看見他遠遠的走過來，天啊！千萬不要把我剛建立的信心毀去，我才剛發過誓的，阿彌陀佛、阿拉真神，誰來幫幫我！待他走近，見到那一臉令人抗拒不得的微笑，宇宙所有的信心都軟化了，只得按捺住那慌亂的心，又得裝作若無其事，然後淡淡的說聲「嗨」，「晚上學校的電影看不看？」「看啊！」竟從他的眼底溜出一絲慌張，原來、原來他也……，「那麼六點半水池旁等你，一起去好不好？」「好」，唉！我怎麼這麼沒用，連句得體的話都說不出來，怎就這麼容易動搖，長大真不好。甲魚老愛說我不懂事，其實我不是不懂事，只是不願懂這些事罷了！對了！晚上可以告訴他窗下那一株小花苗的故事。陽春三月的陽光真好，真好！

夏日

的

昏眩

苦

午后的太陽肆無忌憚的發著火威，隔著陽傘仍舊有一股無法抗拒的熱力，要從全身毛孔中炸取水分。唉！無情的天公，在這缺水的旱季您也不饒過我生命的泉源嗎？打電話給翔撲了個空，走到校園又空曠得令人發慌，在假期中缺少照顧的學生，所以一景一物就更顯明的跳動著過去，而那是堪去追憶的。

火車就在頭頂上高張著，我想還是蕩回小屋好了，雖然室友都回家，但畢竟那是目前我唯一能體切感覺到真實的東西。將門鎖號碼轉到我熟悉的位置，居然打不開，汗水像旋開的水龍頭般汨汨的流下來，手指頭更不聽大腦的指揮了，只好望室興嘆，坐在大門外的台階避避這毒熱太陽的冷嘲熱諷，唉！索興將自己這付狼狽相露給大地去嘲弄吧！

草地上的影子漸漸往西移，汗水也收斂起來，可是胸中那股悶氣卻愈來愈佔優勢，竟然將整個心思漲得滿滿的，不容一絲理智去化解。站起身來，發覺四肢都向我罷工了，全身癱軟無力，但是還沒找到翔之前，再怎樣被這惱人的天氣折騰，也要強撐著，再不發洩，我整個壓抑的情緒就要負荷不了啦！

拖著步伐走到電話亭，一咬牙，投進一個銅板，也投進我維護許久的少女矜持，管那古板的房東會怎麼想，反正我已顧不了別人眼中的我是怎樣的模式了。就是這些禮教與莫名的顧忌，才會使我淪落到如此不安的田步，「溫柔」、「含蓄」、「純真」，別再假冒天使來煩擾我了。

「喂！找誰？」謝天謝地，那低沉的聲音，總算是一襲涼風擠進我噎滿的胸膛。

「翔，我是蓉蓉，沒什麼事啦！只是想找你聊聊，如果你有事，我就只好回家囉！」故做輕鬆，聲音卻不爭氣的發顫著。

「好啊！我有空，待會兒校門口見面。」我鬆了一口氣的掛斷電話。

此時已是進晚餐的時候了，而我全身的勁兒又全部甦活過來，下定決心要將迷惑我多少夜晚的這段跳接、虛幻的感情，補上註解，縱使是結上一個句號，我也心甘情願。因爲，對一個迷失在方陣的人而言，能尋出一條走回原點的路，依舊是幸運的。

開學的日子近了，校園裏的漫草被機器碾平，和著些微的晚風，傳來陣陣的青草香，白日的酷熱一掃而空，腦子也澄明不少。想到翔上封信，冷不防的寫著：「離開我吧！蓉，請在你的感情世界裏開除我這不忠實的小子，解鈴仍須繫鈴人，雖然我過去曾試著從你那純摯真實的本質中，去尋求一個影子，但那對你是不公平的。來是偶然，去是必然，在一來一去之間祝福你能找到渴望的一瓢弱水。」翔，好端端的，你爲何又不按牌理出牌了呢？你知道，我是根本不諳牌理的初學者呀！你若即若離的態度，已破壞我整個安定的思想系統，可是我竟高舉理智的劍陷入感情的泥淖。這封信，無意間使我想起塵封的理智，然而柔弱的我還無法自拔，期待著今晚你要助我一臂之力，縱使抓出了印痕，我還是不會埋怨的。翔，你知道嗎？

不可一世的身影，終於展現眼前，在夕陽餘暉中定睛一看，啊！原來在我夢中飄忽侵擾的就是他嘴角的那份狂傲不羈，而那是在夢中無法清楚勾勒出來的。

「我覺得我好像在演木偶戲喔！完全迷糊的被線牽絆著，無法掌握自己的角色。」笨拙的開場白，而我還是先開口了。

「現在，我覺得好累好累，我要選擇適合自己的角色，縱使那只是一個跑龍套。」我接著說，一口氣恨不得將心中的抑悶傾吐出來，但我不能，尤其在翔面前我是慎演聽衆的。